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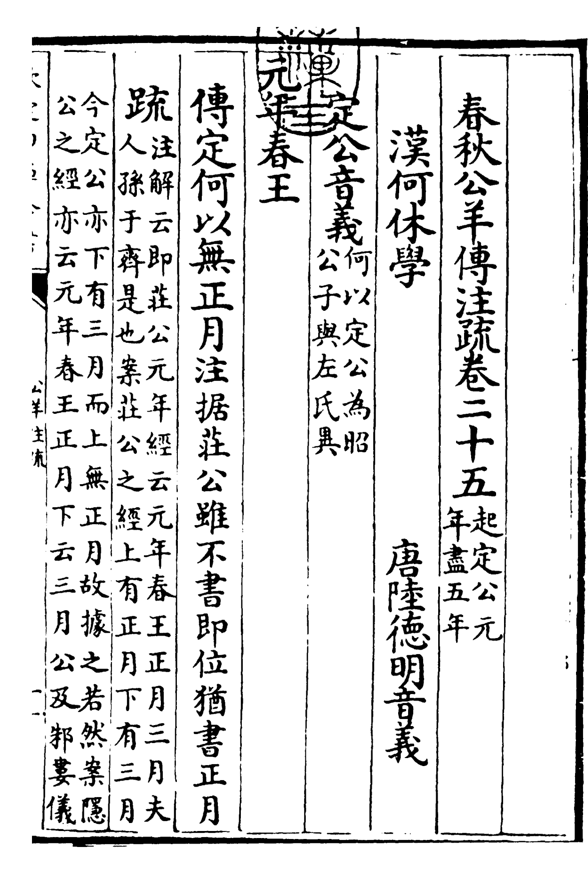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公羊注疏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五 起定公元年盡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定公音義 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傳定何以無正月注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

䟽注解云即莊公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是也案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

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若然案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

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据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覺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己有與定公不類寧得据之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据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据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終死于外耻與桓同故據之耳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

疏注解云案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氏云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敎之始以此言之似書正月者為大一統也而言本有正月者正諸侯即位者無二義故也何氏云自公侯以下皆繫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

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疏解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注解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于外為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絶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絶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爾

即位何以後注据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疏解云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者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内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為喪及壊隤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之注解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解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

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音義喪息浪反疏解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寧可彊言之乎

注微辭至是也 解云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也○定公至正月 解云得為微辭者實為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無正月如似即位在正月之後是以無正月然故得謂之微辭○不務公室 解云下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注云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云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然則書其新作雉門及兩觀者主譏其僭天子之禮可施於久不修治而録之傳云不務公室亦得助成微辭之義也○喪失國寶解云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也然則特書大弓者欲通謂之寶寶即大弓是可以世世世傳保而珠玉之故謂之寶玉也○哀公至言多解云黃池之會者即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彼注云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是也其獲麟者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是也實為聖漢將興之瑞周家當滅之象今經直言獲麟不論此事若似麟来周王更欲中興之兆得謂之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為主人皆當為微辭非獨定公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解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云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解詁之義矣云則未知己之有罪焉

爾者焉爾猶於是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假令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則無以知其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公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修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佯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没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隆恩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辟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尊君卑己故生上下之文耳其傳未行口

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此曰慎之至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音義幾本或作機

傳仲幾之罪何注据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解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音義蓑素戈反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衣于既反為天于偽反下善為同疏解云謂不以蓑苫城也公羊之義以為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注解云以草衣城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正以宋人不治所主者晉人執

而歸之于京師得為伯討之文故知其言于京師何禮有分丈尺之法不謂更有禮文

注据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解云据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執不地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自有解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注云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録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此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音義見賢遍反疏注解云下傳云大夫之義不得專執

也故云大夫不得專執若諸侯執人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若其大夫不得專執故其執人之時無稱名氏見伯討例雖無其例其執之有理寧得不作其文是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見其得伯討之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据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音義復發扶又反下皆同難乃旦反解音蟹

疏注解云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諸侯伯執不稱人即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若欲指經言之即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貶注故稱人爲不以非伯討故曷爲貶

注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 疏 注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衞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然則彼乃晉文之執衞侯實得伯討之義而稱人者正由文公惡衞侯太深愛叔武太甚故致此禍是以貶之稱人故曰以他罪舉也今此晉人執仲幾亦得為伯討之義而貶稱人故欲問其稱人之狀矣 不與大夫專執也 曷為不與注据伯討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

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

又月者善為天子執之音義別彼列反疏文曷為不與解云据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為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畧詳尊畧卑之義也注不言至別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者是諸侯相執錄其所歸之文所以然者正以諸侯尊貴當決於天子若其犯之其惡深大故須錄其歸之所在即執衛侯曹伯歸于京師是其得正

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其國者失所明矣彼注云錄以歸者甚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若然案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其所歸者正以會上執之即會上釋之實無所歸寧得錄之也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也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太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無解○無例至執之解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為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書月故也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既不在當書而書月以執之者善為天子執之故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専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

戊辰公即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歛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歛于戶内夷于兩楹之

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

音義 斂力驗反下皆同墉音容本又作牖霤力又反飯扶晚反含戶暗反阼才故反

疏 注解云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注夷之言尸也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是也云故示盡始死之

禮者示字亦有作不字者誤也云禮始死于北墉下者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云浴於中霤云云者即坊記云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是也而言夷于兩楹之間者即此傳云正棺于兩楹之間是也云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者何氏以意言之也言此者欲陳始死禮云天子五日云云者何氏差約古禮而言之欲道始死之禮五日大斂而殯殯訖成服今欲示盡始死之禮故云公之喪癸亥日至于丁卯殯而成服戊辰之日乃即位矣云凡喪三日云云者即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是也鄭注喪大記云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引之者欲道喪入五日嗣子大夫授杖已訖可以即位正其臣

矣子沈子曰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内也注内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説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注解云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録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宫音義煬餘亮反

傳煬宮者何注據十二公無煬公疏解云正以春秋之內更無煬公之稱而立其宮故執不知問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疏解云欲言是禮不應言立欲言非禮復不書日故執不知問隱四年冬衛人立晉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然則春秋之內三發此文者公子晉之下發之是春秋之首成六年立武宮之下發之嫌立宮與諸侯異例此復發之者正以立武宮書日此不書日故問之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不復發之者從立晉之傳可知

注解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成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耳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若然案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之下何氏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失禮脩營於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是也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書月者何氏云月者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以書月況於始造宗廟為費實深寧不日乎例既宜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為內諱深使若惡愈於武宮故也

冬十月霣霜殺菽音義霣于敏反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疏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正以此經特舉殺菽傳云記異故也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霣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解云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然則大水殺麥苗傳云記災今此霣霜殺菽傳云記異故據而難之若然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霣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秋大水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注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而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

季氏故不得不録也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反為淫祀立煬宫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解云雖曰但傷一物若以害物言之災而必書者正以異重于災故也何者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然則正由先事而至可以為戒若其變改竟不害人物若似君父教戒臣子之義故但謂之異而貴之矣災者隨事而至害於人物雖言變改亦無所及若似刑罰一施不可追更之義

故謂之災而不重之故注云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然則直是美大此異故言異大於災不論害物與否五行傳云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亦通於此矣注解云菽季不同而得為其象者正以菽為第三之稱故為少類季氏於叔孟為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為其象菽雖第三為稼最強季氏雖幼强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之象也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為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雖人秉政有年歲矣為道亦何可知忽然而立寧不喜乎是以忘其耻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為故示之戒也舊云定公為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為父者臣子一例故也云故天示以早當誅季氏也者天戒若曰等欲勞心作淫祀之時不如作意早誅季氏所以然者雖作淫祀終竟無福早誅季氏可以復雖去患故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音義觀工喚反下及注皆同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閒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䟽注据桓至言及觧云即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王觀為其飾故微也䟽注觧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者此皆天子之禮然則兩觀既為天子之禮天惡其僭故災之則知雉門與之同災者亦僭明矣故云雉門及兩觀皆天子之

制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子家駒不言雉門為僭者正以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若然雉門為僭於辭為負矣寧知非是主災兩觀因及雉門而已故子家駒不數雉門為僭而何氏必言雉門亦如天子之制者正以下文新作雉門及兩觀之下傳云不務公室既言不務如公室之禮則知天子明矣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

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音義復扶又反下同疏注解云隱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賻傳云武氏子来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及七年夏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欲復言城中丘何以書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而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

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音義先去起吕反 疏注此本至云爾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立下同雉至不書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隱五年秋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若然須更脩大還僭天子而得書之者但作微辭以譏之仍自不正言

秋楚人伐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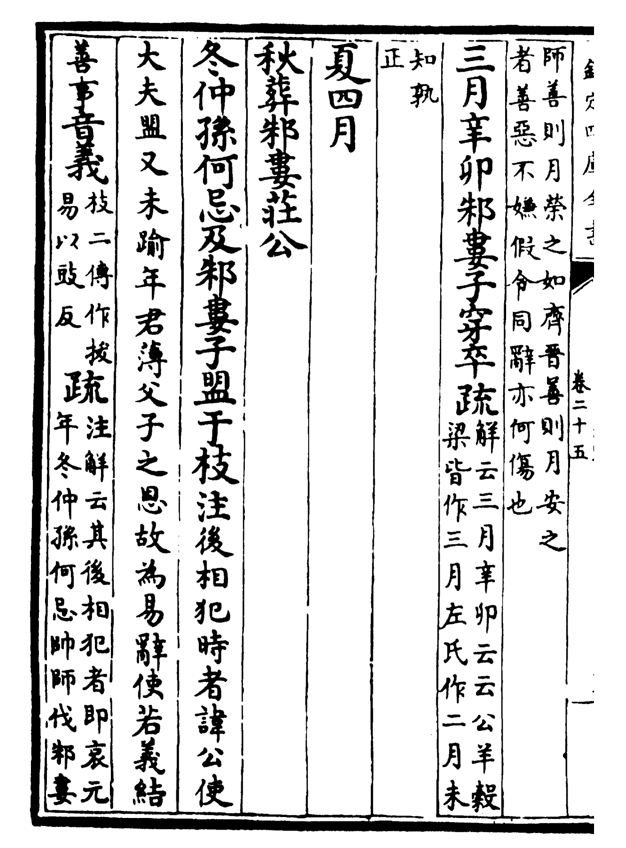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其言新作之何注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 疏注解云正

以所作與舊俱一門兩觀似故常無異何言新作之乎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音義見賢遍反疏注解云莊二十九年傳注云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然則此言新者見其料理舊牆言作者見其增益新木皆是逮大於諸侯之義故言新作以見脩大矣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解云在僖二十年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注解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

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云不務公室者亦可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云月者久也者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故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解云正以凡朝例時假有小事亦不書月是以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云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云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然則彼是小故不足以月今乃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書月以危之似若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何氏云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類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



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者善惡不嫌假令同辭亦何傷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䟽解云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結善事音義枝二傳作拔易以豉反䟽注解云其後相犯者即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之屬是也云故為易辭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音義夏戶雅反邵上照反本或作召音同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衆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

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𢀛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音義數所注反雜七合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年末同吝力刃反疏陳子解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文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解云春秋之義侵伐例時即上二年秋楚人伐吳之屬是也善其義兵則書月即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以下伐齊注云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録義兵是也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似若成十六年秋公會單子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之屬今而書月復不舉重者善録其行義兵故也若然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
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彼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
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然則正以下有
喜服楚之文為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録也桓公十五
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
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録義兵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
於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録故復録會注云
之屬當文皆有成解不勞逆說也言楚以一裘之故拘
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
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
然後歸之是也○拘不至夫之解云僖二十一年霍之
會執宋公以伐宋之屬皆書其執今此不書故決之所
以不直言賤之而已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
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執歸
至執例解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
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録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

尚隨君事之末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云云之說備于僖二十一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音義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又音性 注為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雠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音義為不于偽反下為季為下為治為蔡同 疏注為不至故也解云正以召陵之會蔡為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〇不舉至戒也解云正以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云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彼注云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然則萊君死位故得舉重今沈子不死位故不得舉滅為重而書以歸殺之也定哀之時文致太平若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即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實是滅曹但魯人諱同姓之滅而不書之是以亦不書日是也然則案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没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

何氏云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録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音義浩油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一音羊又反二傳作臯鼬數所主反楚復扶又反下而復復討同翕許及反疏注解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言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

河公有疾乃復之屬是數如晉之文也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寧知再言公為喜錄之者正以文承詳錄義兵之下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

杞伯戊卒于會音義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 注不日與盟同日䟽

注解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

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録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是也然則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録恩音義卷音權 疏注解云正以春秋之義致公例時則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録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喜文則知公於

時無危明矣既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其月為下事爾若然案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為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脱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為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脱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録之故云月者重録恩也

劉卷卒

傳劉卷者何䟽解云欲言諸侯未有劉國欲言天子大夫大夫不卒故執不知問

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主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注解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為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其若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得録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也劉子者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召陵之經序之于上此言主之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

欲張魯君為王之義若主會有恩禮者即違例書卒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單子尹子之文而皆不卒言雖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畧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畧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之崩為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是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彼注云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

氏稱子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文三年王子虎之下何氏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矣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故云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言劉卷卒所以不書日者若比尹氏之時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故書日劉卷但為會主其恩輕故不日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

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解云正以下傳云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故知此文楚人者是囊瓦矣言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者皆下傳文云故貶明罪重於圍者謂由是之故貶之稱人明其罪重異於凡圍矣其凡常之圍罪不至貶即哀九年楚子以下圍蔡之屬是也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音義圄魚呂反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音虞

葬劉文公

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

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音義采七代反下采地同

疏注解云知劉卷本是諸侯者正以治其國者正以此人身在王朝明其本國須有治之者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者正以父子並得之故謂之益云不以故國者經傳無文不知其故國是何云因恩以廣義也者謂因有主會之恩遂舉采稱公以廣見其本是諸侯之義也云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者正以天子大夫本無稱公之義今言葬劉文公乃與葬晉文公之屬相似故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音義伯莒左氏作柏舉

傳吳何以稱子注据滅徐稱國疏注鮮云即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解云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音義挾音

協又子協反雕下遼反彤大冬反嬰於耕反見司馬瀘盧力吳反 疏注解云格猶拒也言所以扶弓者謂若君使人追之時己即懷拒之意故曰扶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扶弓者懷欲到來復讎之意〇禮天子至盧弓解云古禮無文也 以干闔廬 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音義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闔廬曰士之甚注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 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為亂音義將為于偽反下不為也不為匹為是注為子胥同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音義囊乃郎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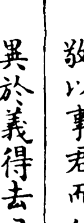
郢以井反疏南郢解云蓋以楚於諸夏差近南故謂又以政反疏之南郢若宣十二年傳云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何氏云南郢楚都之類是也注時北至祭河解云正以河非楚蔡之間也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注解云正以上文楚人圍蔡在侵楚之後

故也而伐蔡者即下楚人圍蔡是也圍而言伐者舉總名故也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音義將子匠反激古狄反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為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解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為兵首故也注解云案此傳文有善子胥之意子胥不得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

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事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為復讎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

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絶不得殺疏注本取事父以事君解云何氏之意以資為取與鄭異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莊公至君也解云即莊元年注云言遜者明但當推遜去之亦不可誅誅不加上之義是也○易曰至曰生解云下繫辭文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讎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音義當丁浪反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

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音義隳許規反去起呂反疏注時子胥至而已解云春秋說文也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案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音義辟婢亦反辯佞如字本亦作便

佞

疏注解云出倉頡篇漢主謂司馬遷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予義亦通於此而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而言朋者蓋太公知其非常人遂除師學之禮以友朋之道待之也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云君臣言朋友者云云即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云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論語文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興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謂巧為譬喻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辯佞辯為媚矣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而不相迫注迫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

以伸孝子之恩音義迿音峻又音巡又玄徧反先也剌七亦反疏注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迿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若然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為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為蔡故且舉君為重是以不得見也古之道也

楚囊瓦出奔鄭疏解云左氏以為戰不勝而去上經稱人者貶范氏云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蓋何氏與之同而戰時稱人者行不進矣

庚辰吳入楚

傳吳何以不稱子注据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音

義行下孟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何氏云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無義疏注解云日者惡其無義也者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之屬是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五大夫叛疏注解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云魯失國寶即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是也云宋五大夫叛即

下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何氏云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

夏歸粟于蔡

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疏注解云在莊六年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注時為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音義為于偽反疏注時為至之粟解云即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與戍陳同義解云即襄五年冬戍陳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彼注云

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生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離然同心救之乃觧怠前後至不序以剌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云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然則彼已有傳而復發之者正以歸戍之文異故同之

於越入吴

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䟽於越者何解云正以越為國名經典通稱忽加於字故執不知問○越者何解云問昭三十二年夏吴伐越之屬矣正以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解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皆言或今此何故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起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舊云正

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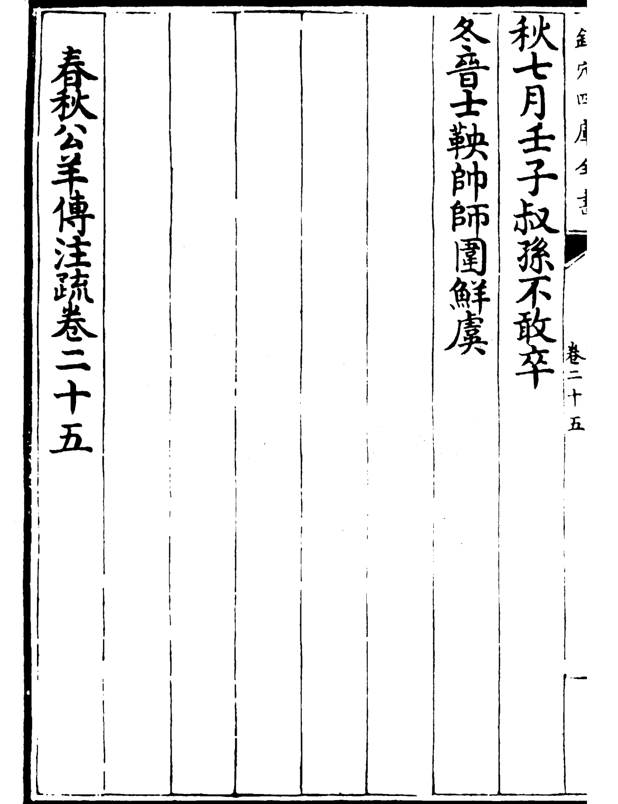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音義見賢偏反辛子忽反罷音皮敝

亦作弊音同

疏注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解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此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是以此注云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亦狄至異也解云正以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之文直單言狄不言赤矣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傳云潞子之為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為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是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别稱故得加之為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為此文尋撿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疾罪至於越解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音義弒音試

疏注解云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云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以貶起弒也案公子翬仲遂之類而不据之者以其無卒文故也今此欲道隱如之卒經無貶文故据卒時有貶文者言之也欲舉君出為重者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言舉其君出為重即隱如之罪已重是以於卒不復貶也言故從季辛起之者即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者彼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更貶也言猶衛孫甯者即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逐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五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考證

定公釋文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臣召南按公羊亦無昭定父子之說何休於冬十月賈霜殺菽傳注曰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是休立意必與左傳史記異也

元年春王傳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各本俱作本有有正月者下有字衍文也今刪

又疏何氏云統者始也○此隱元年注也監本作統者始王也衍一王字今從閣本删去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王應麟困學記聞曰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顔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

戊辰公即位傳子沈子曰○臣召南按穀梁引沈子曰

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

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立煬宮傳立者何注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

宮惡愈○臣浩按書立為不宜立傳義甚明正與立

武宮同失禮耳注以日不日分惡之重輕鑿矣

冬十月霣霜殺菽傳異大乎災也䟽隱三年傳注云○

監本年字下衍而字傳字訛作字今改正

又䟽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臣召

南

按賈服即賈逵服虔注左傳者也各本作與賈復異非是今從閣本改正

又疏為道亦何可知○臣浩按此句難解推尋上文所言皆季氏專擅之事則為道二字似應作為逆存疑於此

三年春王正月○年字監本誤作月今改正

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喜錄之○劉敞曰注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而推

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傳挾弓而去

楚注禮天子雕弓○臣召南按疏謂古禮無文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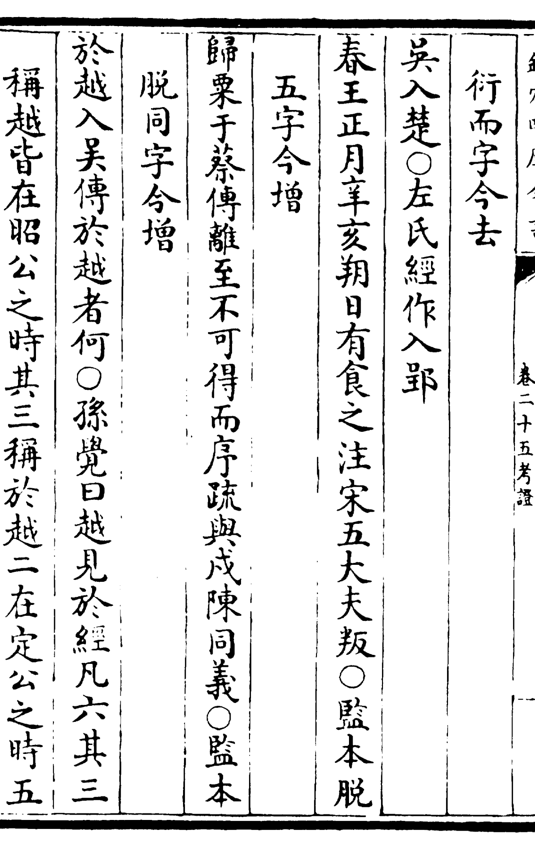
葦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疏曰敦與雕古

今之異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

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亦謂此注

無據

傳且臣聞之疏蓋以楚於諸夏差近南○監本差字下



衍而字今去

吳入楚○左氏經作入郢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宋五大夫叛○監本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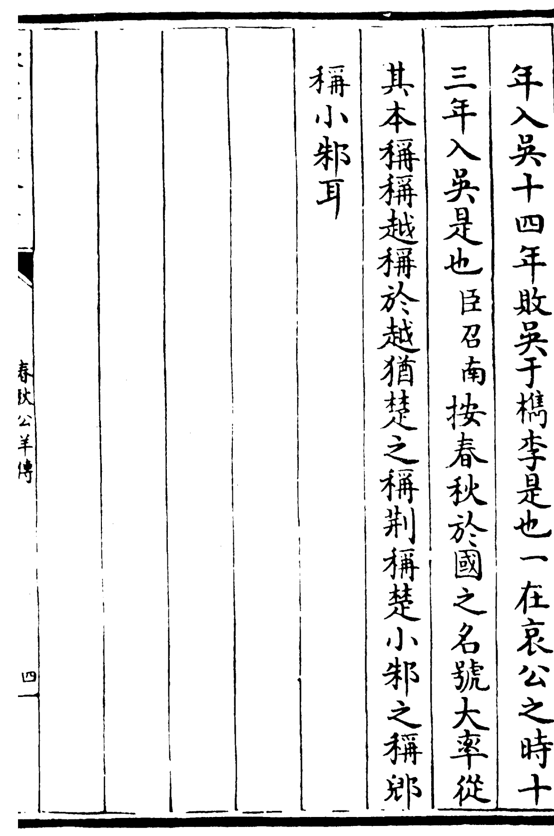
五字今增

歸粟于蔡傳離至不可得而序疏與戍陳同義○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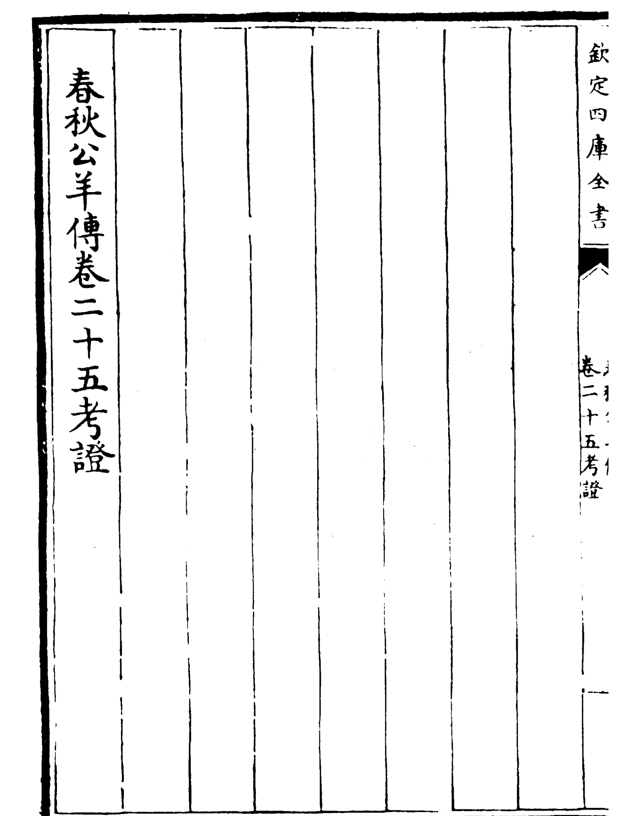
脱同字今增

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孫覺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

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



年入吳十四年敗吳于檇李是也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入吳是也 臣召南 按春秋於國之名號大率從其本稱稱越稱於越猶楚之稱荊稱楚小邾之稱邾稱小邾耳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考證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起定公六年盡十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内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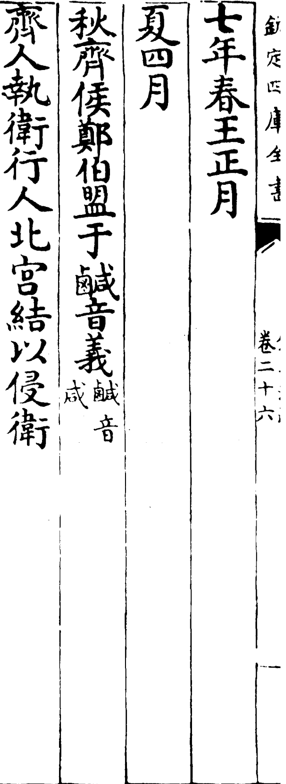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䟽仲孫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

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

之制也音義為其于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大音泰見賢偏反治直吏反復扶又反

疏此仲至孫忌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太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宲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識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湼之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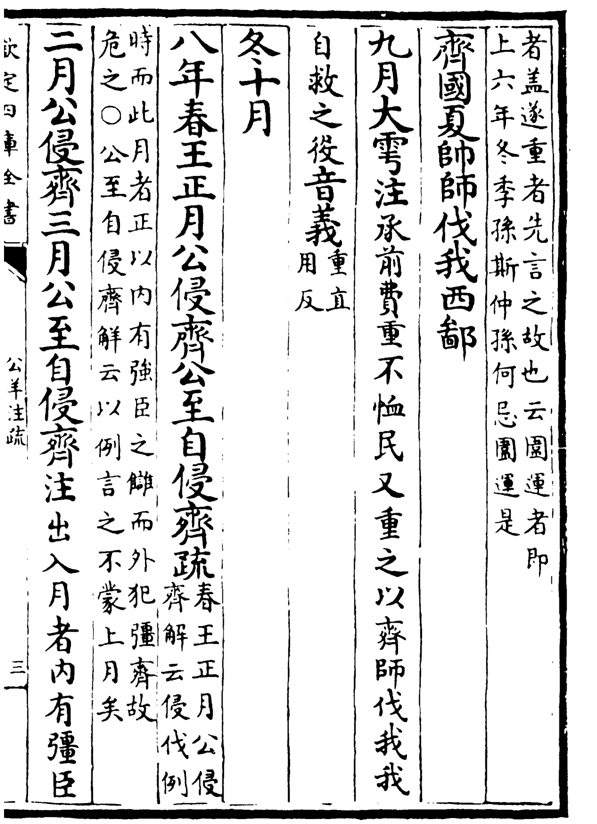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義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音義費芳味反下同疏注解云先是公侵鄭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



者葢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圍運者卽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運是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音義重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疏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𨻶而外犯彊齊故危之○公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嘗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

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疏注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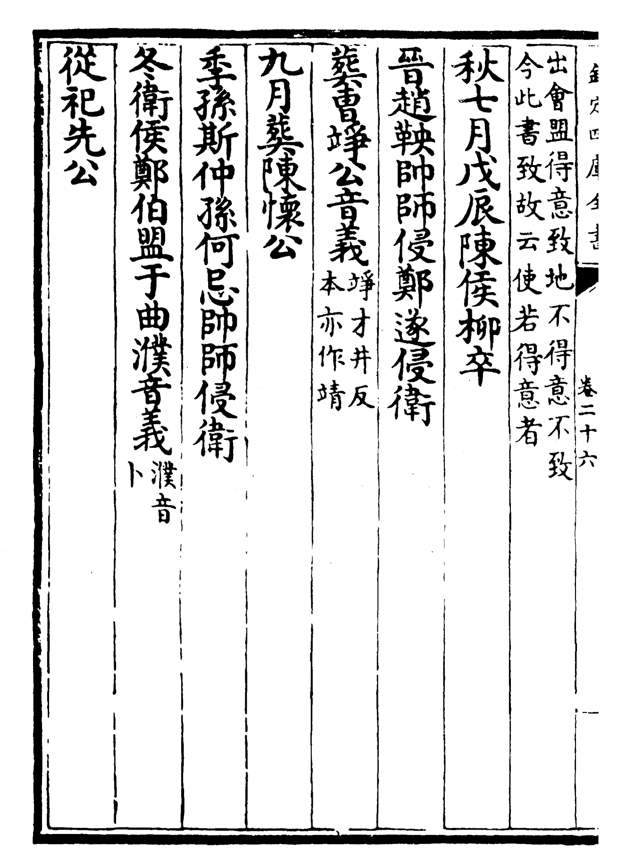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

音義別彼列反

疏注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莊六年傳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



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今此書致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竫公音義竫才井反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懐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音義濮音卜

從祀先公

傳從祀者何疏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是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注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

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閒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祫禘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為祫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失之矣桓八年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

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解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者疏注解云季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于魯故曰為政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

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音義惡音烏 疏注季氏逐昭公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秋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注以爪刻其饋欽板音義迭大結反注同食音嗣下注佚食同睋五多反下同鍥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害反以爪刻饋欽板也本或作鍥誤 疏注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欽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音義圃本又作甫同布古反又音布 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注為季孫御 疏解云至乎日若時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

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音義乘繩證反下皆同女音汝疏解云於其乘焉者謂於其上車之時矣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音義從才用反下同疏注解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音義數所主反至于孟衢注孟氏衢

四達可以橫去疏注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棰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音義墜直類反棰章蘂反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注棰馬銜走音義駷本又作揪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錢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音義射食亦反著直畧反注同莊本或作嚴亦音莊錢音箭中丁仲反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歛處父所帥

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解云即下傳云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音義弒音試下同卻去略反本又作却說本又作稅始銳反又他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疏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或曰弒千乘之主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音義稱尺證反睋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音義遽其慮反趣駕注使疾駕音義趣七欲反一音七住反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歛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解云左氏以為孟氏家臣慬然後得免音義慬其靳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疏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賤物又在弓玉之上故執不知問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

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名音義璋音章琮在宗反璜音黄峨五多反本又作娥髦音毛疏注半圭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藏天子青蔵諸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為總名故也○詩云至徵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名者時王之禮也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音義拊芳甫反又芳于反疏注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

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絶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

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徵辭也音義純之閏反注同緣悅絹反下同順而占反盡亡匪反蓍音尸喪息浪反疏注千歲之龜青順解云以時事知之也○易曰至蓍龜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經不言龜至徵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者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

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絶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辟以聘今珪辟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音義囆勑邁反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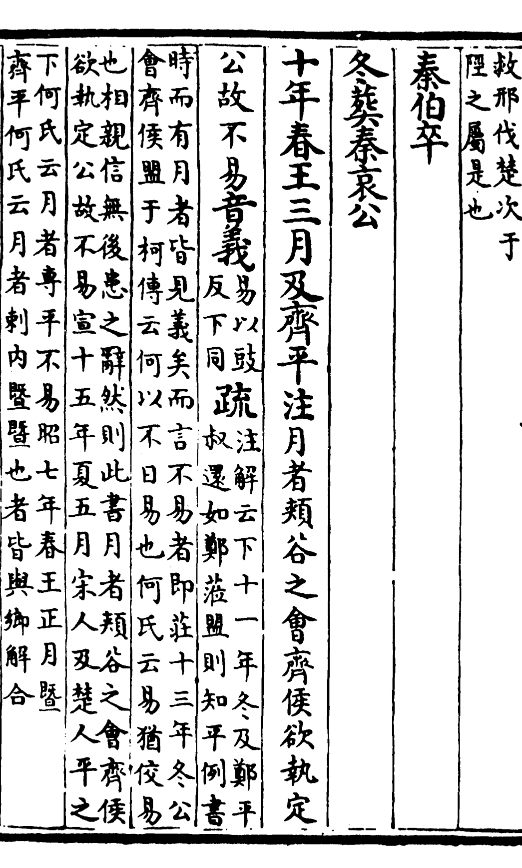
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音義喪息浪反疏注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上文之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

杞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郤難早故書次而去音義郤難起畧反下乃旦反郤亦作卻　疏注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

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觧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頼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内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卻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聶北


救邢伐楚次于陘之屬是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頬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音義易以豉反下同疏注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頬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剌内暨暨也者皆與𦕈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音義頰古協反左氏作夾谷注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音義熒音螢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疏注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据齊嘗取魯邑疏注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

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音義為于偽反復扶又反 疏注齊侯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項訟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貫服異若欲同於貫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

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濟至寶同解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絶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絶於我也曷為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注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然則彼以未絶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已久絶於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絶於魯魯不應得頬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刼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刼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刼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刼人也然則此亦感刼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刼以求汶陽之田君子耻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但齊為不道熒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手足異處齊侯内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刼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義郈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解云帥師圍費者左傳穀梁此費字皆為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盖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解云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宰疏解云會于宰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宰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音義暨其器反佗大多反彄苦侯反惡仲烏路反強其丈反見

賢徧反

疏注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春秋之例外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其衆出奔者於國尤危故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音義復扶又反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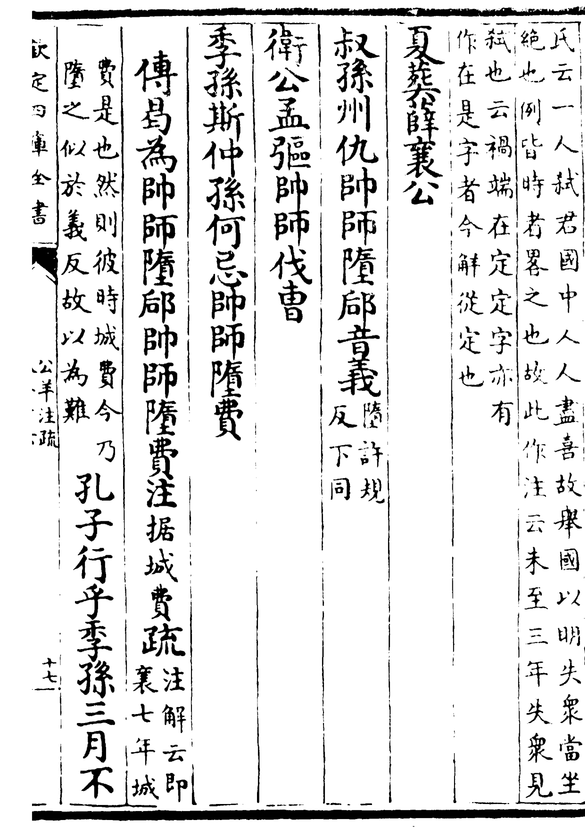
疏注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音義叔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音義殺音弑

疏注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弑者失衆見弑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何



氏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畧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墮許規反下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注解云即襄七年城費是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似於義反故以為難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遠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音義數所角反下同采七代反長丁丈反說音悅厭於艷反去起呂反疏解云案上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

貧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冦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别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考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據侯伯大都而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郈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説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

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䟽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典未有其事須知雉之度數故執不知問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音義堵丁古反䟽注八尺曰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䟽注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説文也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

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解云並謂三月之後違之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歌如字疏注解云在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疏注解云春秋義圖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内不致今此在内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説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士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内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為啓非至

德之主是以親征有尾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為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為非禮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音義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夏築蛇淵囿疏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彼注云刺奢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

大蒐于比蒲音義比音毗疏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䟽注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惡同不宜書歸作出入無惡之文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䟽注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録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音義操七曹反鄉許亮反疏注解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疏　晉趙陽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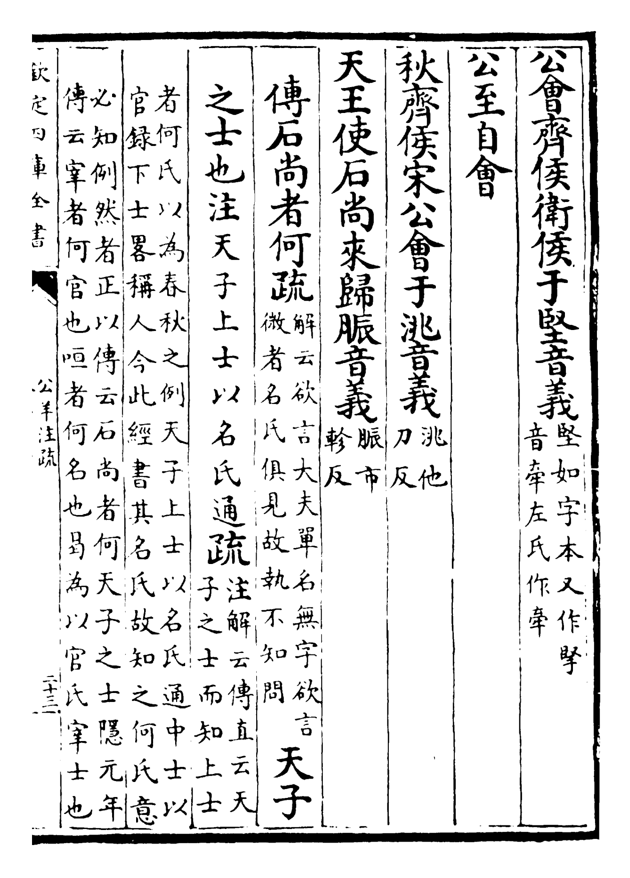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　音義　佗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七良反二傳作牂　注　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音義　別彼列反　疏　頓子牄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注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

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音義醉李本又作檇音同為于偽反疏注解云隱六年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戰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畧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音義 堅如字本又作掔音牽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義 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音義 脤市軫反

傳石尚者何疏 解云欲言大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氏俱見故執不知問 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解云傳直云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是也

脤者何疏解云欲言天子賜之祭肉不見魯侯助祭之文欲言脤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故執不知問

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解云俎實也者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云實俎肉也猶言實俎之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音義燔本亦作膰又作繙音煩疏注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則知助祭於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爲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閽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遣宜罪譴令其克改寧有逐之他國爲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太子懟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爲父之道太子去父失爲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爲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

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𡚁時無殺子之意是以𣃁𧶘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解云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音義亟去兾反疏注解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

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音義閒隙音閑下去逆反疏注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者即桓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閒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

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傒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

陰臣之象也音義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亮反粥羊六反閒閒廁之閒近附近之近

疏注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馬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既有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泆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

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於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違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義鼷音兮

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注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

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音義浸七半反猶偏也徧音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災不敬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解云傳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畧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録夷狄滅小國也然

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强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傳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以魯郊傳卜春三正之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

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解云復轉卜夏三月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

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彖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脩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兆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彖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為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

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解云說在莊三十二年

鄭軒達帥師伐宋音義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音義蘧篨其居反下直居反疏解云左氏作蘧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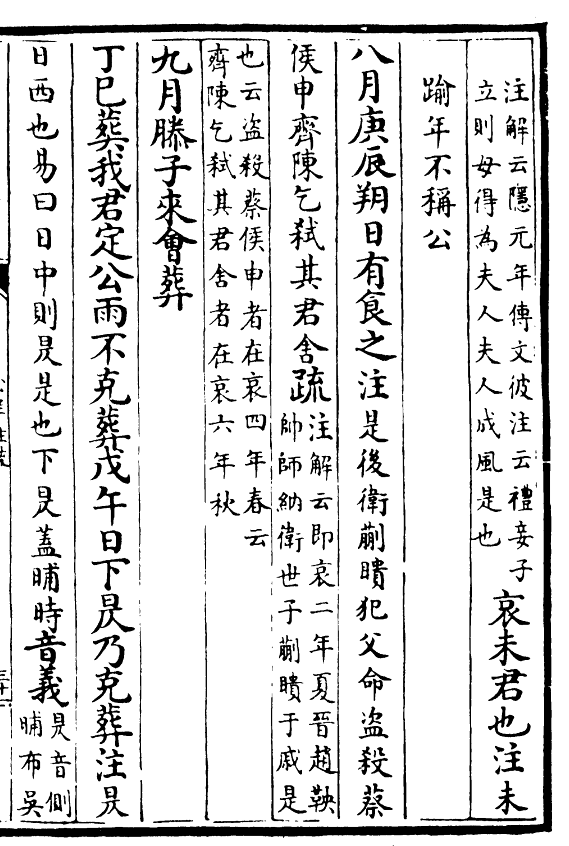
邾婁子來奔喪

傳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音義含戶暗反賵芳鳳反疏注据會葬以禮書解云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含且賵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音義為于偽反壓於甲反疏注但解至施也解云在隱元年○禮

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賓同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解云穀梁作弋氏字

傳姒氏者何疏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甍欲言其妾謚同於夫故執不知問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疏注姒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為姒姓故知之何以不稱夫人注据母以子貴疏



注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注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弒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音義昃音側晡布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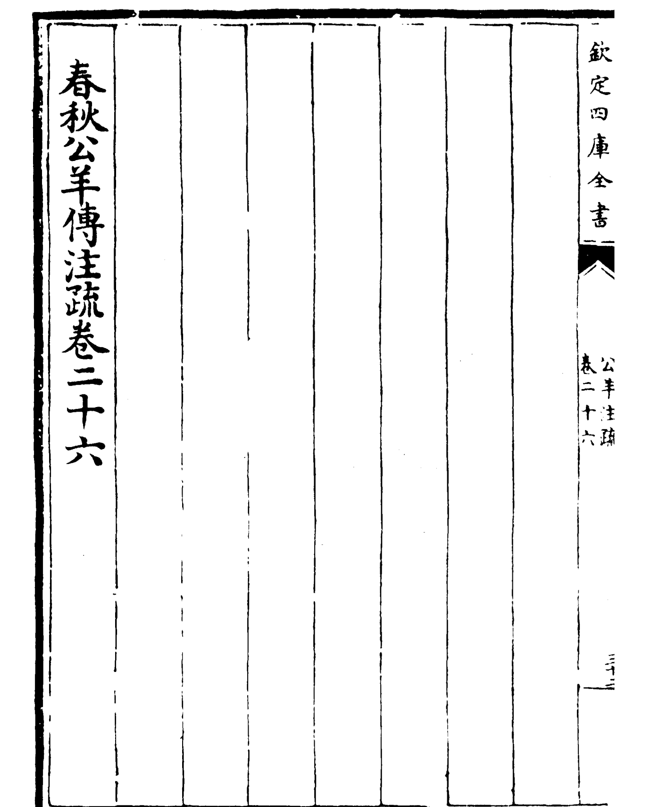
反疏注解云日中則昃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已無常盛是也

辛巳葬定姒

傳定姒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据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据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畧之定姒之子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

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注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謚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案禮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總而引之是以直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音義七漆音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臣名南按二名有何可譏古人二名者甚多不始於春秋時也且有二名不偏諱之法亦何難諱劉敞曰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孔子不偏諱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呂祖謙曰不曰仲孫何忌脫文無疑也

又疏宣王之與名子為宫湦之屬○臣浩按宫湦即幽王名各本俱作宫皇誤也今依周本紀改正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左穀經無澤字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疏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臣名南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昭二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不知疏何以割裂引之

傳龜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保字監本誤作寶今依

疏文改正

又注喪其寶玉○監本誤作五玉今依汲古閣本改正

又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臣召南按左傳祝佗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為得其實

又齊平疏皆見義矣○推尋文義此句疑有脫誤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臣召南按此何休曲說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也何乃云已絕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又疏不當坐取邑○監本脫坐字今增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臣召南按何氏注

前後並不援引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証此注五字乃陸氏釋文後人誤刊以為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宋公之弟辰曁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辰言曁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劉敞曰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臣召南按城之制以里

數丈尺為大小之差耳豈有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何休即欒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城矣疏以為孔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公會晉侯盟于黃○左穀經作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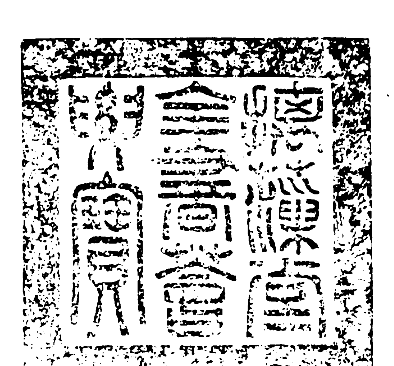
晉趙陽出奔宋○臣浩按左傳則趙陽是公叔戌之黨經文作衛趙陽是也二傳作晉趙陽是陽為鞅之族人矣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三月左穀經作二月公孫佗人孫字左傳作子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劉敞曰此不達於變者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
内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於
大惡矣今奉身逃竄收小惡於己也豈春秋所惡哉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葢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
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故貶之○臣召南按何休以受女樂為去

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冬史闕文是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